YU GU ZU
XIBU MINGE YANJIU

裕固族

西部民歌研究

杜亚雄◎著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 徽 文 艺 出 版 社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裕固族西部民歌研究/杜亚雄著. --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2022.3
ISBN 978-7-5396-7277-9

Ⅰ. ①裕… Ⅱ. ①杜… Ⅲ. ①裕固族－民歌－研究－中国 Ⅳ. ①J607.23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21)第169175号

出 版 人：姚 巍
责任编辑：王竹青　　装帧设计：张诚鑫

出版发行：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www.press-mart.com
安徽文艺出版社 www.awpub.com
地 址：合肥市翡翠路1118号 邮政编码：230071
营 销 部：(0551)63533889
印 制：安徽新华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0551)65859551

开本：710×1010 1/16 印张：11 字数：220千字
版次：2022年3月第1版
印次：2022年3月第1次印刷
定价：79.00元(精装)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序

2017 年 7 月 29 日，我从兰州坐火车回北京的路上，接到中国音乐学院科研处徐天祥老师的电话，建议我将 1981 年在南京艺术学院攻读硕士学位时在高厚永先生指导下写的毕业论文《裕固族西部民歌研究》整理成书发表。徐君怕我没有原稿，第二天便发来了 1981 年在《甘肃民族研究》刊登的这篇文章的复印件。在这篇毕业论文发表之后的几十年中，我继续从事搜集、整理和研究裕固族民歌的工作，既然要出书，除了这篇文章以外，也应当把以后写的以及翻译的一些与此课题有关的文章都编进书中，于是便有了这本书。

民族音乐学要求从文化背景入手对音乐的本体进行研究，在这里，我想提供一些过去进行裕固族民歌研究工作的背景材料，以供读者参考。

1961 年，我进入西北师范大学（简称“师大”）音乐系学习，当时在兰州，除师大音乐系外，西北民族学院（简称“民院”）艺术系也有音乐专业。师大的学生主要是汉族，民院的学生则主要是少数民族，两校间交流甚多。民族学院有些学生，如藏族的杨吉卓玛（汉名邵贵珍），蒙古族的察汗楚鲁、哈斯琪琪格等，当时都在我们系借读，我们系的师生也经常去民院参加各种活动并演出。我通过来借读的同学认识了不少民院的学生，其

中包括藏族的仓木卓玛、拉姆央宗，撒拉族的马善清，哈萨克族的慕·沙塔尔，裕固族的屈桂兰和柯兴国等。因为他们多多少少都会唱一些本民族的民歌，我便常去民院麻烦他们为我唱民歌。屈桂兰的父亲屈大元先生是裕固族历史上的第一位大学生，当时他在甘肃省民族研究所工作，对裕固族历史有很深入的研究。

1963 年底，文化部和中国音乐家协会要求各省搜集民歌，计划出版《中国民间歌曲集成》。甘肃省文化局和省音乐家协会把地处河西走廊的酒泉、张掖、武威三个地区的采风任务交给了我们系。1964 年初，系里决定派几个小组在寒假期间去张掖地区采风，我和钱培基老师为一组，卜锡文和贺尚仁为一组，关先智和牛龙菲为一组。我和钱老师去高台和临泽，关先智和牛龙菲去山丹和民乐，我们两组采集汉族民歌；卜老师和贺尚仁去肃南自治县，采集裕固族民歌。卜锡文老师估计采集裕固族民歌问题会比较多，希望我在高台和临泽完成任务后，也到肃南去和他们一块工作，我答应了卜老师。

屈桂兰听说我要去她的家乡采风，她很高兴，邀请我去家里做客。屈大元先生对我说裕固族和维吾尔族一样，是古回鹘的后裔，和维吾尔族相比，他们在生产、生活方式，风俗习惯、语言等方面都更多地保存了古回鹘的特点，并告诉我在大河和明花两个流行西部裕固语的地区，可以搜集到许多不同种类的民歌。他还说地处河西走廊中部的明花区是裕固族聚居区，可能保留了许多古老的民歌。

听了屈大元先生的一席话，我心中暗想，既然裕固族和维吾尔族是具有血缘关系的兄弟民族，裕固人保存了古代回鹘的生产、生活方式，风俗习惯和语言特点，按理说他们的民歌也能保存许多古代回鹘民歌的风貌，采集裕固族民歌，特别是用西部裕固语唱的民歌将对认识古代回鹘及维吾尔族音乐史有非常重要的参考价值。

1964 年 2 月初，我完成了在高台和临泽的采风任务，乘车到了肃南县政府所在地红湾镇，卜老师和贺尚仁也从乡下采风后回到了县城。他

们二人在大河区搜集了40多首山歌和奶幼畜歌，收获很大，但因时间有限，还没有来得及去保存本民族民歌特点较多的明花区。我们会见之后，便在县招待所住下来。

当时县里正在举行庆祝自治县成立十周年的活动，从各乡镇来了很多牧民，省里和中央也来了很多客人。县招待所人手少，便请了一些肃南县中学的学生来帮忙。当负责接待的贺玉山知道我们是来搜集裕固族民歌的，便说他妈妈恩情卓玛是明花区最有名的歌手，而且也正在县上，说完就主动带他的母亲恩情卓玛和另一位明花区莲花乡来的歌手郭正兰女士来为我们唱歌。

恩情卓玛和郭正兰一口气为我们唱了好多在明花区流行的民歌，它们和大河区的不同，更多地保存了本民族的特色。然而时间有限，又没有录音机，加上我们都不懂裕固语，无法记录。通过这次采访，裕固族人民急切希望有人记录本民族民歌的心情使我非常感动，我还和贺玉山交了朋友，他约我有机会去他的家乡——明花区莲花乡的贺家墩去采风。我们离开肃南时，屈桂兰和贺玉山都到汽车站送行，并嘱咐我们一定要再来。

裕固族有两种不同的本民族语言，分别属于阿尔泰语系突厥语族和阿尔泰语系蒙古语族。如果再来，想搜集到有价值的材料，一定要先学会裕固语。回到兰州后，经贺玉山介绍，我认识了在西北民族学院上学的安兴义、贺吉祥、安基英等裕固族同学，并开始跟他们学习裕固语。在他们中间，安兴义的汉语水平最高，能用汉语写古诗，而且会说两种本民族语言，他便成了我最主要的裕固语老师。一年后，贺玉山中学毕业，考入西北民族学院，他也成为我的裕固语老师。

裕固族没有本民族的文字，为了便于学习，需要用文字或符号把裕固语的单词和句子记录下来，安兴义便介绍我认识了西北民族学院中文系新疆班的柯尔克孜族同学吐尼雅孜·哈山，吐尼雅孜是语言专业的学生，他听了安兴义等几个裕固族同学说的西部裕固语后，认为可以用拉丁化的维吾尔新文字字母记录这种语言，便教会了我这种方法。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我学了两年西部裕固语，能讲一点了，也能用维吾尔新文字字母记录了。1966年寒假，便应贺玉山的邀请到他家去做客，在莲花乡贺家墩生产队他的家里住了一个月。他的母亲和哥哥贺俊山及贺家墩的乡亲们给我唱了许多民歌。恩情卓玛很喜欢我，认我做她的干儿子。在这一个月中，我记录了30多首裕固族民歌，为以后的研究工作打下了基础。

1968年，我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兰州铁路局工作，为了能有机会继续搜集裕固族民歌，我和被分配到嘉峪关的关先智同学调换了单位，他留在兰州，我去了和肃南县接壤的嘉峪关，并在当地酒泉钢铁公司子弟中学当音乐教员。

我到嘉峪关后，贺玉山被分配到离嘉峪关不远的肃南县祁丰区西沟生产队工作。嘉峪关市是他回家的必经之路，他的母亲也常到他插队的地方来看他，经过嘉峪关，她也来看我，这样我就又有机会请她为我唱裕固族民歌了，搜集和整理裕固族民歌的工作就这样一直在持续进行着。

贺玉山后来到祁丰区政府工作，他母亲有时也到他家来住，帮他照顾孩子。当时，原属肃南自治县的祁丰区曾一度被划归嘉峪关市管辖，为了方便搜集裕固族民歌，我主动要求从酒泉钢铁公司中学调到嘉峪关市文化馆工作，成了文化馆唯一的音乐干部。这样，我去祁丰区工作就“名正言顺”了，也更方便一些。

祁丰区政府离嘉峪关市中心不过十多公里路，我常在节假日骑自行车到贺玉山家去看他和他母亲，并在那里搜集裕固族民歌。这样，好几年下来，我记录了200多首裕固族民歌，并在这些民歌音调的基础上写了不少音乐作品。1975年，我曾经用裕固族故事歌的音调，创作了一些女声演唱的作品，参加全省文艺会演并获得了好评。

经过在嘉峪关近10年的努力，我记录了好几百首裕固族民歌，嘉峪关市文化馆还将这些裕固族民歌油印出来，供大家参考。这个油印本虽然简陋，却是有史以来第一本裕固族民歌选集。然而，我在学校学的是师范专业，并不知道如何研究这些民歌。1978年初，当我得知即将恢复高

考之时，立即决定报考研究生，以便学习如何研究裕固族民歌。

1978 年秋天，全国只有南京艺术学院音乐系的高厚永先生招收民族音乐理论专业的研究生，经过激烈竞争，我和沈洽考上了。当年 9 月，我们成为“文革”后第一批学习民族音乐理论的研究生。

高厚永先生是我国系统地研究中国民族器乐的第一位学者，后来在这方面有所建树的学者如李民雄、袁静芳、叶栋、杨久盛等都曾是他的学生。我入学后，高先生希望我研究民族器乐，为我制订了研究《老八板》的课题和具体计划，并叫我到北京中国音乐研究所查找有关资料。我按高先生的计划学习了一段时间后，仔细地向高先生汇报了我过去十多年搜集裕固族民歌的情况，希望他能教我怎样研究民歌，并将毕业论文的题目改为“裕固族西部民歌研究”。

高先生认为“裕固族西部民歌研究”这个选题非常好，当即同意我改变研究的方向和课题，并把他 20 世纪 50 年代在上海音乐学院上课的民歌讲义给我看，而且指定了一些参考书和论文。高先生特别向我推荐了匈牙利音乐家柯达伊的《论匈牙利民间音乐》一书，告诉我这是一本比较音乐学的经典著作，应当非常认真地读，并借鉴其中对民歌进行研究和比较的手法。在得到高先生的首肯之后，我便开始认真地读他写的讲义和推荐给我的参考文献。

通过读柯达伊的《论匈牙利民间音乐》，我不仅知道了如何进行旋律的比较研究，而且发现了匈牙利民歌和裕固族民歌有相似之处，想把这两个民族的民歌放在一起进行比较研究。沈洽当时住在我隔壁，他 1964 年毕业于上海音乐学院音乐学系，我们经常一起讨论学术问题并正在各自写自己的毕业论文。有一次，我放裕固族民歌的录音给他听，他也认为应当把这些民歌和匈牙利民歌放在一起进行比较研究。沈洽的建议和我的感觉是一样的，于是我就开始将裕固族及维吾尔族，甚至突厥语各民族、阿尔泰语各民族的民歌和匈牙利民歌放在一起进行比较研究。

由于已经掌握了相当数量的第一手资料，加上高先生认真、高水平的

指导，1980 年暑假我和沈洽都完成了毕业论文的初稿。高先生希望论文的初稿能在学术界广泛地征求意见，于是我们就把论文初稿打印出来，带到北京、上海、兰州等地，登门拜访有关方面的专家，并希望他们能够对我们的论文提出宝贵的修改意见。

在去北京之前，南京艺术学院音乐系资深教授甘涛先生问起我毕业论文的课题，我说我在研究裕固族民歌，他告诉我说他的外甥陈宗振先生及陈先生的夫人雷选春女士都是研究裕固语的专家。陈先生是我国著名的突厥学专家，我希望甘先生介绍我认识陈先生，以便学习。甘先生便写了一封信给陈先生，介绍我和我所研究的课题，希望得到他的指导和帮助。毕业论文初稿印出来之后，沈洽和我就到北京去请教专家和前辈，我把论文初稿交给中央音乐学院院长赵沨先生和陈宗振先生审阅。

赵先生和陈先生审阅后，都提出了宝贵的修改意见，还写了热情洋溢的评语。赵先生的评语是："研究一个古老的少数民族民歌，确是开拓中国音乐史研究的一个重大课题。在这一方面，这篇论文具有开拓性的意义，值得充分肯定。论文的方法论是正确的，分析也是细致的，特别是从实际、语言学的方面入手，做出了一定的成绩。"陈先生的评语是："杜亚雄同志搜集、记录并翻译了大量民歌，包括歌谱和歌词，从而占有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这说明本文的基础是扎实的。作者对于裕固族的历史、语言、文化特点有一定深度的研究。文中有关裕固族历史，关于裕固族与突厥、回鹘的关系的论述以及裕固语歌词的音标、翻译等基本上都是正确的。作者以马列主义的民族学理论为指导，历史地、多方面地将裕固族民歌与古代突厥诗歌、现代操突厥语诸民族的民歌以及裕固族地区附近各兄弟民族的民歌做了歌词韵律和节奏上的比较，从而得出裕固族民歌保存了古代突厥诗歌较多特点的结论，同时也指出了它受到其他兄弟民族民歌一定的影响的客观事实。我觉得，这些都是有根据的、科学的结论。"

在北京征求意见之后，我又到了兰州，请屈大元先生、裕固族同胞以及其他在兰州的有关学者审阅论文的初稿。郭仓威先生是一位编辑，王

洛宾先生的好友，也是家父的至交，当时他在甘肃省民族事务委员会工作，我也将论文的初稿递交给他，希望他以及在省民委工作的裕固族同志给予指正。

郭先生看过稿子之后告诉我说，他正在筹备出版一本名为《甘肃民族研究》的杂志，如果这篇文章能在其创刊号上发表，很多学者和裕固族同胞都能看到，可以更广泛地征求意见。我同意了他的意见，于是论文的征求意见稿便在《甘肃民族研究》1981 年的创刊号发表，并在 1982 年第一期上连载。这篇论文发表时，由于印刷上的困难，删去了一些从古突厥文转写的诗歌和一些作为例子的裕固族民歌的歌词，这次出版我把这些例子都补上了。

1981 年夏天，我从南京艺术学院毕业，被分配到北京中国音乐学院工作，1982 年夏天，第二届民族音乐学学术讨论会在中国音乐学院举行，我在会上宣讲了毕业论文的第五节，这一节 1982 年以《裕固族西部民歌及其有关民歌的比较研究》为题在《中国音乐》第 4 期上发表。

这篇文章发表之后，引起了国内外音乐学界的广泛的兴趣。美国、加拿大、日本、阿根廷、匈牙利等国的报刊进行了报道，这篇文章的英译和匈牙利语译文先后在美国和阿根廷发表。匈牙利科学院数位专家曾来访问我，匈牙利电视台也派了一个摄制组到北京来拍了有关我的专题片。但是匈牙利的突厥学专家罗纳·塔什·安德拉斯先生，对此项研究成果提出了异议，为了答复他，我写了《匈奴西迁及其民歌在欧洲的影响》。后来，在 20 世纪 50 年代师从柯达伊、当时在海军政治部文工团工作的作曲家张瑞先生也对我的研究提出异议，我又写了《再论匈奴西迁及其在欧洲的影响》和他进行商榷。另外，我还写了《裕固族民歌发展一例》和《中匈民歌的亲缘关系》等文章，前者是我学习裕固族民歌的心得体会，后者则是应我国语言学界的一些朋友的要求写的，主要探讨了歌词方面的问题，在《东欧》杂志发表。

1987 年我应匈牙利科学院音乐研究所的邀请，去匈牙利进行田野工作并和匈牙利音乐学家共同研究裕固族民歌和匈牙利民歌的亲缘关系。

1989 年，我写出了《中国北方民歌与匈牙利民歌的亲缘关系》一书，因为我在匈牙利的工作成绩，当年，匈牙利政府授予我“社会主义文化勋章”。后来，这本书在匈牙利出版。[①]

我于 1981 年到中国音乐学院工作后，曾两次回到裕固族草原采风，并都有新的收获。第一次是 1985 年春天，甘肃省民歌集成办公室为了完成《中国民间歌曲集成·肃南裕固族自治县卷》的编撰任务，邀请我再次到肃南草原采风。这次采风得到了许多新的材料，发现了《送葬歌》等过去不知道的歌种。第二次是 2005 年，为了进一步了解裕固族民歌目前的传承情况，并将裕固族民歌列入全国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肃南裕固族自治县文化局请我再次去该县采风，搜集整理裕固族民歌，以便填写材料，向上级主管部门提出申请将裕固族民歌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我在这次采风中，听到了《剪头发歌》。采风回来之后，我写了《裕固族的奶幼畜歌》和《裕固族西部民歌和维吾尔族南疆木卡姆之比较研究》两篇论文。2011 年，匈牙利为纪念李斯特 200 周年诞辰，举办了一系列活动，我应邀到布达佩斯在匈牙利科学院音乐研究所和李斯特音乐学院演讲，这次演讲的稿子后来在《中国音乐》杂志发表，它和以前在《东欧》杂志发表的那一篇论文标题一样，但主要讨论音乐方面的问题。

由于长期从事裕固族民歌的搜集、整理和研究，我和许多裕固族同胞成了朋友。恩情卓玛在世时，为我唱了许多民歌。她去世后，她的儿子，贺玉山的大哥贺俊山为我唱民歌。如今贺俊山也去世了，贺俊山的女儿贺金花继续为我唱民歌。齐斯沙尔达克是另一位著名的歌手，我曾经记录了许多她演唱的民歌，她过世后，她的女儿瑙尔姬斯继续把她母亲教给她的民歌唱给我听。直到最近，她还为我唱了一首她从一位老歌手那里学会的《十二属相歌》，我搜集裕固族民歌半个多世纪，从未听过这首歌。

匈牙利民歌和裕固族民歌相似的事实目前已经为中匈两国音乐学界所熟知。1988 年，匈牙利科学院音乐研究所请裕固族歌唱家阿尔昂·银

① 杜亚雄：《中国北方民歌与匈牙利民歌的亲缘关系》（匈牙利语），德布勒森：凤凰书局，1998 年。

杏姬斯访问布达佩斯，并在那里和匈牙利歌唱家一块举办过一场别具一格的裕固族民歌和匈牙利民歌的演唱会，向匈牙利音乐学界和民众展现了裕固族民歌中和匈牙利民歌相近的旋律。2018 年 3 月 25 日，匈牙利音乐家雅诺士·安德拉斯、娜塔什婿·芬妮应邀参加了在上海举行的裕固族民歌展演，他们演唱和演奏了与裕固族民歌相近、相似的一些匈牙利民歌，和十多位裕固族民间歌手一起向听众们展示了裕固族民歌和匈牙利民歌的亲缘关系。2018 年 5 月 15 日，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在北京举办“中匈民歌交流工作坊”，由裕固族歌手瑙尔姬斯和塔拉萨尔，蒙古族歌手巴格那，鄂温克族歌手阿莉曼和匈牙利歌唱家娜塔什婿·芬妮为中匈两国艺术家和学者展现了包括裕固族民歌在内的我们两国相近、相似的民歌。与会的专家和学者都亲耳听到了匈牙利民歌和裕固族民歌中相近、相似的旋律，大家都认为，这些民歌应当是古代流传下来的宝贵音乐文化遗产。

从 1964 年开始搜集整理、研究裕固族民歌到现在已经过去了 50 多年，我那时才 19 岁，今年已经 73 岁了。我也应当把这些年研究的成果做一个总结，在接到徐天祥的电话后，我便开始编辑这本书。

为了方便读者了解当时研究的水平和状况，《裕固族西部民歌研究》这篇文章保持了发表时的原样。同时，因为后来又发现了《送葬歌》和《剪头发歌》两首重要的歌曲，为了使读者了解这些新的材料，我用补遗的方法做了补充。

裕固族民歌还包括用东部裕固语演唱的裕固族东部民歌，然而，我对这部分民歌知之甚少。以后如果有机会，我希望自己还能在这方面进行深入研究，争取为裕固族民歌的传承和发展，做更多的贡献。

是为序。

杜亚雄

2018 年 5 月于杭州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目　录

裕固族西部民歌研究…… 001
裕固族民歌发展一例…… 092
匈奴西迁及其民歌在欧洲的影响
——兼答罗那-塔什·安德拉斯教授 …… 101
再论匈奴西迁及其民歌在欧洲的影响…… 111
中匈民歌的亲缘关系…… 118
裕固族的奶幼畜歌…… 130
裕固族西部民歌和维吾尔族南疆木卡姆比较研究…… 141
中匈民歌的亲缘关系
——2011年12月8日在匈牙利科学院音乐研究所的演讲 …… 150

裕固族西部民歌研究

裕固族是我国人口较少的民族之一。据1976年统计，有8800多人[①]分布在甘肃省河西走廊中部、祁连山北麓一带，主要聚居在肃南裕固族自治县和酒泉县(现酒泉市)的黄泥堡人民公社。

裕固族有两种本民族语言：一种是西部裕固语，属阿尔泰语系突厥语族；另一种是东部裕固语，属阿尔泰语系蒙古语族。裕固族西部地区系指主要使用西部裕固语的地区，即肃南县明花乡的明海、莲花和大河乡的韭菜沟、雪泉、水关一带。

该地区的面积占肃南县的三分之一，居住在这里的裕固人属亚拉格家、贺郎格家和西八个家三个部落，约有3000人。

这一面积很小、人烟稀少的地区在国内很少为人所知，但它在19世纪末就引起了全世界突厥学家的极大注意。因为世界上讲突厥语的民族大都信仰伊斯兰教，但这里的裕固人讲突厥语却不信伊斯兰教而信奉藏传佛教，除受汉族、藏族的影响外，可能较多地保存了古代回鹘人、突厥人的文化遗产。从那时起国内外学者纷纷到这一地区考察，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努力，他们发现：

① 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统计，裕固族总人口数为14,378人。

1. 裕固族是甘州回鹘人的后裔。唐武后时(公元 684—705 年),有一部分回鹘人就从蒙古高原迁徙至河西走廊。公元 840 年,回鹘汗国因内乱纷起,又受黠戛斯的侵袭,加之大雪成灾,畜牧业生产受到破坏,回鹘人乃分三支从蒙古高原向西、南迁徙。其中一支迁到河西,以甘州(今甘肃张掖)为中心建立政权,史称“甘州回鹘”。11 世纪,甘州回鹘政权被西夏所灭,一部分部落退处沙州(今甘肃敦煌)以南,这部分回鹘人《元史》上称“撒里畏吾”,《明史》上称“撒里畏兀儿”,都是裕固族的自称“Sarəɣ joɣər”[①]的音译。14 世纪中叶以后,“撒里畏吾”人逐渐和一部分蒙古部落融合,形成了自称“尧呼尔”的裕固族。明朝中叶(公元 1446—1528 年)裕固族陆续东迁进入嘉峪关,居住在河西走廊一带。

据历史记载,唐代回鹘汗国的可汗出自“药罗葛”部。而今天裕固族西部地区的部落中就有“亚拉格”部落。“药罗葛”和“亚拉格”都是“jalaɢar”一词不同的音译,这说明了裕固人和漠北回鹘汗国的血缘关系。

既然裕固人是古代回鹘的后裔,那他们的族源就可以追溯到战国、秦汉时期游牧在贝加尔湖一带的“丁零”,魏晋南北朝的“敕勒”。

《乐府诗集》第八十六卷中的《敕勒歌》,这首脍炙人口家喻户晓的作品,应当是裕固族先民敕勒人的民歌。[②]

2. 西部裕固语属阿尔泰语系突厥语族。这种语言较多地保存了古代突厥语的成分。如在特有词语中,有一些是在古突厥文或古回鹘文文献中也有的,如:

[ajt]问;[jaɣan]大象;[ahde]小的;[bedʒin]猴子

它的数词和其他现代突厥语族诸语言不同,尤其是从 11 到 29 很特殊,保存了计算数目的古老的突厥体系。

专家们按保存古老形式的多少,把现存的数十种突厥语族诸语言划

---

① 裕固族没有本民族的文字,此文最初发表时,用维吾尔族新文字字母拼写裕固语,本书用国际音标拼写。

②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编印:《裕固族简史》(修改稿)。

分为上古、古代、近代和现代四类，西部裕固语被划为上古突厥语。语言学家们还指出，西部裕固语是古突厥文和古回鹘文的嫡语，是和古代回鹘语最接近的活着的语言。①

3. 这部分裕固人过着和古代回鹘人相仿的游牧生活。直到解放前夕，他们还保持着部落组织(一个部落又分若干氏族，裕固人叫“户族”)和古代回鹘人的一些风俗习惯(诸如婚礼、丧葬习俗)以及一种叫“罕点格耳”的原始崇拜形式。那时，裕固族除包办婚姻外，还盛行一种帐房戴头婚，这种女不嫁、男不娶，家庭以女性为主的婚姻形态，是古老的母权制婚姻的残余。

因此，对裕固族西部地区的研究是突厥学的一个重要方向，但直到目前，对裕固族民歌还没有进行系统的搜集整理，研究工作也还是一片空白。对音乐学的研究大大落后于历史学、民族学和语言学。

“音乐的发展道路不可能脱离语言发展的道路，脱离人民本身的发展道路。”②“在千百年的过程中音乐曾经是(现在仍然是)与语言联系着的”③，既然裕固族是古代回鹘人的后裔，西部裕固语是古代突厥文、回鹘文的嫡语，我们完全有理由假设：在裕固族民歌中保存着许多古代回鹘民歌的特点。

“作为观念形态的文艺作品都是一定的社会生活在人类头脑中反映的产物”④，民歌不可能脱离社会生活而存在。既然裕固族保留了古代回鹘人的生活方式及一些风俗习惯，我们也完全有理由相信在裕固族民歌中能找到若干古代回鹘民歌的因素。

笔者经过十多年的努力，搜集整理了一本《裕固族民歌选》，并在此基础上对裕固族西部地区民歌进行了一些分析研究，希望能为填补这一空白做出微薄的贡献。

本文以上述假设为出发点，试图通过对这一地区裕固族民歌的研究，探索古代回鹘民歌采用什么音阶，有哪些特点，大致是怎样的风格等问

---

① 陈宗振：《裕固族及其语言》，《新疆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汉文版)，1977 年第 1 期。

② 柯达伊：《论匈牙利民间音乐》，廖乃雄、兴万生译，北京：音乐出版社，1964 年。

③ 玛采尔：《论旋律》，孙静云译，北京：音乐出版社，1958 年。

④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6 年。

题。目前国内外民族音乐学界正在热烈地讨论维吾尔族音乐的源流问题[①],但几乎所有的人都不曾注意到对古代回鹘音乐的探索,忽视了维吾尔族是古代回鹘人的后裔这一史实。笔者希望本文能对探讨维吾尔族民间音乐的源流有所帮助,也希望本文能对阿尔泰语系突厥语族诸民族的民间音乐和音乐史的研究有所裨益。

在研究裕固族西部地区民歌[②]之前,尚有三点需要说明:

1.这一地区地理环境很复杂,大河区是山峦重叠、群峰突兀,平均海拔在2700米以上的山区;明花区是一片地势平坦、水草丰茂的草原。生活在这两个区的裕固人生产内容和生活方式不完全相同,气质上也有差别。裕固人把生活在大河区的人叫作"山里的裕固人",把明花区的人叫作"草原上的裕固人"。明花区是裕固族单一民族聚居的地区,沙漠和湖泊把它和周围汉族生活的地区隔开,生活在这里的裕固人在语言、生活方式、风俗习惯等方面都保留了更多本民族特点。明花区的民歌古朴、平和、深沉,本民族特点明显。大河区是裕固族、藏族杂居的地区,所以"山里的裕固人"所唱的民歌受藏族民歌的影响,更具有粗犷、奔放的气质。从民歌品种来看,两个区也各有特点,山歌、花儿、撵毡歌是大河区特有的歌种,牧歌、垛草歌和割草歌只流行在明花区。

2.大河区临近使用东部裕固语的地区,有许多人兼通东部裕固语。由于裕固族聚居的地区除裕固族外还有汉、回、藏、蒙古等民族,所以裕固人大多会讲汉语,还有一部分人使用藏语。裕固人除分别用两种本民族语言和汉语、藏语演唱民歌外,还用两种甚至三种语言的词汇混合(西部裕固语-东部裕固语混合、汉语-蒙古语混合、西部裕固语-汉语混合、西部裕固语-藏语-汉语混合等)来演唱民歌。

裕固族是一个善歌的民族,裕固人不但喜欢唱本民族的民歌,也爱唱邻近其他民族(如汉、回、藏等族)的民歌。所以我们既不能把凡是裕固人

---

① 如对号称"维吾尔族音乐之母"的《十二木卡姆》形成与发展问题的讨论。

② 以下简称裕固族民歌,和东部地区民歌比较时仍用全称。

演唱的民歌都当作裕固族民歌，也不能把裕固人用其他民族语言唱的民歌不看作裕固族民歌。这个情况看起来相当复杂，但事实上在裕固人的心目中，哪些是裕固族民歌，哪些是其他兄弟民族的民歌还是很清楚的。歌手们会告诉你“这首歌的说头（歌词）是汉语，但音（曲调）是我们裕固族的”，或“这是一个藏曲（指藏族民歌），我们把它改了”。所以裕固族民歌应包括两方面：其一是裕固族人民世世代代以口传心授方式继承下来的本民族传统民歌；其二是原型来自其他民族，但裕固族人民已用自己的审美观念加以改造，经历时间考验并得到本民族群众认可的民歌。

3. 最后，我们还想谈一谈在西部裕固语中“jer”这个音节的含义。因为这和在裕固人的传统观念中“音乐是什么”这样一个重要问题相联系。

在西部裕固语中“jer”有两个意思，一个意思是“地方”，另一个意思是“歌”。当它作为“歌”这个词意用时，往往是和“诗”联系在一起的。

青年人往往把“jer”和现代汉语中“歌曲”这个概念等同起来，但许多五十岁以上的歌手认为“奶幼畜歌”“催眠歌”“学步歌”“垛草歌”和“擀毡歌”不能算是“jer”，比如他们把“擀毡歌”叫“数数儿”，把“催眠歌”叫“哄娃娃睡”。考察其原因，是因为这些民歌都不是以“诗”做歌词，而是以数目字或一些不具有诗歌韵律的散文式的语言做歌词。与此相反，他们认为在婚礼上表演的颂词“阿斯哈拉”和“约大其歌”是“jer”——虽然这两种颂词在我们看来并没有曲调，不能算是“歌”。看来，“jer”这个字的含义和古代汉语中的“歌”相一致，也就是说“诗”和“歌”是不分家的。在西部裕固语中“朗诵”和“唱歌”是一个词——“jerla”，就是用“jer”加构成动词的附加成分“la”构成的。

一、民歌在裕固族社会生活中的价值

音乐在不同的社会生活中有不同的价值。有时，在同一个社会的不同地区或不同社会集团中也是这样。在一些情况下，音乐被放在价值等级的高处，它和生产劳动、生活习俗紧密地结合着，被看作是人的基本的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